

亦
舒
新
经
典

小紫荆

无论多繁华的婚礼都不代表幸福婚姻
两个人终生相伴和睦与否与媒人开几席多少首饰全无关连
半个世纪之前才作兴男人把女子当小胸脯样宠爱
任她冷凉公婆 欺压小姑小叔 然后 在忍无可忍之际 把她 一脚踢开
今日 你我也是朋友关系 有什么感受 要开新闻发布会出来……

亦舒
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亦
舒
新
经
典

小紫荊

无论多华丽的婚礼都不代表幸福婚姻
两个人终生相处和谁与谁过日子是 多少新婚夫妇生
平不忘记之辞 才作新人把爱字印在小册子里
任随风吹雨打 别让小紫荊 然而 在茫茫人海之中 把这一册翻开
今日 你我也是朋友之亲 有什么秘密 要在这册小册子里……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2354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紫荆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5.1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187-852-3

I. 小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8257 号

小 紫 荆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 + 广州天地

作者：亦舒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筹编辑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32 开

版次：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852-3/I · 273

定价：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子盈时时听母亲说，他们程家有两样宝贝，不不，不是子盈与她哥哥子函，而是一套小巧精致的象牙麻将牌，打起来轻巧方便，滑不溜手，母亲几乎天天用。

第二样，是厨子阿娥，这名女佣由外婆训练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尤其会做上海点心：生煎馒头、肉丝炒年糕、荠菜云吞，水准一流，牌友吃过，人人称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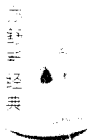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件宝贝十分出名，因此程家麻将房内永远有客人搓牌，即是说，程太太王式笈女士不愁没有朋友陪伴。

一日，子盈叹说：“都是酒肉朋友罢了。”

程太太并不动气，笑答：“那当然，没有酒肉，何来朋友。”

想得那样开，倒也是好事。

子盈还有一个问题：“他们是宝贝，我与子函又是什么？”



程太太忽然严肃起来：“子盈子函是妈妈心肝，一个人少了心肝，还活不活？”

子盈相信这是真话，于是不再妒忌阿娥与麻将牌的地位。

子盈12岁那年，程家发生一件大事。

现在想起来，真佩服母亲，不吵，不闹，不哭，也不佯装不知，心平气和摊牌。

她把子盈子函叫过来坐下，对丈夫说：“程柏棠，大家留点尊严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子盈虽小，也知道这是要求离婚，不禁流泪，平时她不大见到忙做生意的父亲，她担心以后更难见面。

子函却维持缄默。

子盈很清楚记得父亲愕然：“我没说要离婚。”

“所以由我来提出，文件已经做妥，在林律师处，你随时可以签名，你的衣物已经收拾好，司机会替你送过去。”

程柏棠发呆。

“子盈明年往伦敦寄宿，子函到罗省升大学。”母亲如释重负，“大家有无问题？”

一个家就这样被她解散掉。

子盈知道母亲能够这样潇洒，当然因为拥有强劲后台。

王女士妆奁丰厚，一直住在自己名下的小小独立洋房内，娘家在西方几个大城市都有产业，程柏棠多能干或多窝囊，都与她的社交生活不相干，她有她的老同学老朋友，以及麻将搭子。

有阿姨来搓牌时间：“式笺，你真不伤心？”

她笑笑不答。

另外有人说：“吃点心，你看这鸡肉小笼包多鲜嫩。”

可是终于有人忍不住：“听说是个台湾小姐。”

“为什么把子盈子函送出去？”

“孩子们迟早要留学。”

“可是这么早——”

王女士轻轻说：“免得他们听见母亲夜间哭泣。”

众女友这才噤声，惻然。

她反而安慰她们：“别担心，都会过去的。”

“对，王式笺不难找到新生活。”

她笑笑，把小小红木箱子里装着的象牙牌倒出来。

子函同妹妹说：“什么叫做新生活？”

子盈不出声。

子函问：“是指妈妈会找新的男朋友吗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母亲已在房门口出现，闲闲地说：“放心，我才不会老寿星找砒霜吃，妈妈心中只得你们两个。”

子函松口气，笑出来。子盈却凝视母亲。

“好不容易送走一名瘟神……”她感喟，“我怎么样对程柏棠，他尚且咬我一口，他们都一样，永不感恩，见过鬼还怕黑，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。”

不久兄妹便离家读书，一去10年。



父母也许有丑陋的一面，他们都没有看到。

一有假期父亲便来探访他们，即使是谈生意，也把子女带在身边，周游列国，他开会，便安排小兄妹学滑雪、逛美术馆、游市中心。

10 年下来，全欧洲去遍了。

子盈中学毕业，他想把子女一起调到南加州读书，但是他们的母亲不赞成。

“女孩子在北美读书没有气质。”

程柏棠有一个好处：他自知亏欠她，不与她争，一切忍让。

他陪笑说：“让他们兄妹有个伴也好。”

王式笈也笑：“你另外有一对子女了。”

他低声答：“那一对还小。”

两个人语气平和一如老友。

“子盈的法语已经很好。”

“又英又中还习法语，压力太大。”

那时，他们在夏蕙酒店套房开家庭会议，子盈伏在窗前，忽然说：“Regardez! Ilneige,”她用法语说，“看，下雪呢。”

天空零星飘下雪花，程柏棠忽然觉得十分骄傲，小小子盈竟通三国语言了，叫他这个失职父泪盈于睫，就让子盈留在英国吧。

“子盈预备读什么？”

“建筑。”

程氏大喜过望：“呵，程兴程建筑公司，子盈，毕业后来帮爸爸。”

倒是前妻谦说：“十划还没有一撇呢。”

小

紫

荆

“他们兄妹成绩表上统统是A、A、A，一支支火箭似的，”程柏棠笑得合不拢嘴，“保证每所名校都录取。”

王女士牵牵嘴角：“那肯定是像你，我最不用功，一直是你帮我交功课。”

“哪里，没有你帮我，我哪有今日。”

“是你自己有本事。”

“当初开设公司是你的资本，至今你仍占一半股份。”

王女士不出声，过去的事提来做什么。

子盈讶异，这算是相敬如宾吗？

她闲闲问：“今日的你情况如何？”

“香港经济火热，你我见证这个都会成长，眼看要转朝换代，人心一半一半，有人急急搬家，有人决意留下。”

“你呢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留，人离乡贱，我看好香港。”

“嗯，你可有炒地皮？”

“我是干这一行的人，很难不沾手。”

“要当心点，要懂得何时离开牌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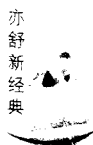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，是，你一向有第六感，我一回去就放掉。”

子盈过去看着父母笑。

她的长头发编成辫子，用黑色发夹，身上穿灰色毛衣及牛仔裤。

程柏棠看着女儿：“你怎么不穿粉红色？”

“他俩不像你，也不像我，不爱打扮，最朴素不过，子盈喜吃，子



函非把所有最新电子产品搬回家不可。”

子函已在读电脑绘图设计。

“那么，是像舅舅。”

王女士一怔，好端端怎么提到她娘家的人。

接着，程柏棠陪一个笑：“香港传性尧哥即将上台。”

他前妻看着他：“是有这个说法。”

“性尧哥可有同你说及？”

“他没说过，我也不好问他。”

“性尧哥是你姨表兄。”

“是，我母亲与他的母亲是亲姐妹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”程柏棠兴奋地搓起双手来，“将来的领导班子里，有我们的至亲了。”

王女士看着他，调侃前夫：“可惜你我已经离婚，否则，你的社会地位也连晋三级。”

程柏棠轻轻说：“我从未说过要离婚，我也从未签署任何文件。”

“太迟了，五年已经过去，手续自动完成。”

“我并无再婚。”

王女士站起来：“这与我无关。春假后子函仍往南加州，子盈留伦敦，没有异议吧？”

散会。

程柏棠离去之后，她哼了一声，又叹口气。

子盈问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“子盈，人要自己争气。”

子盈呵地一声。

“他现在知道了，要转朝换代了，以前挣下来的关系将来恐怕用不着，又想到王家。”

子盈一时不知她说的即是父亲。

翌年，她进了伦敦大学建筑系，这样向父亲报告：“第一年新生一百三十多人，逐年淘汰，每年毕业生只有十余人，其中四名直升。”

但是她对自己充满信心。

同学都在恋爱，有些一见钟情，有些不舍得在欧洲读书而没谈恋爱，只有子盈静心读书。

她做功课至深夜，电脑屏幕上那一点光映到她瞳孔里去，她秀丽端庄的脸似玉像般凝重，那样专注，当然直升。

子盈浓厚乌发仍用黑色夹子，灰白蓝是她喜欢的颜色，暑假她申请到建筑公司做学徒，那身打扮叫人诧异，与她一起录取的有个叫王薇薇的女生，上班穿白色雪纺百褶裙。

薇薇问她：“你也是上海人，几时来的？”

子盈据实答：“我是美籍华人，在罗省出生，在香港长大，我只会几句沪语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蟹粉豆腐、蒸花卷，还有，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。”

薇薇笑得打跌。

子盈意外：“说错了吗？”



“毕了业回香港？”

子盈点头：“家父叫我回去。”

“那你得好好学普通话及上海话。”

“是吗？请指教。”

穿雪纺的薇薇比子盈机灵：“英国人要撤退了，以前一切势必为新
人新事取代，盛传两位角逐首长的先生，都是上海人，光会菜名歌名，
是行不通的。”

子盈好奇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些消息？”

薇薇洋洋得意：“家父认识有关人士，得到蛛丝马迹。”

子盈抬头说：“很有道理。”

第二天，她就报名学普通话。

子盈发觉原来有很多选择，她决定学繁体字加国际音标，痛下苦
功，一架小小录音机压在枕头底，睡前听，因为年轻，半年就朗朗上
口，不过，语气有点生硬，像外国汉学家说中文。

她有很多疑问，到处请教人。

“瀑布的瀑怎样读？穴道的穴如何发音？”

上了手又去学沪语，一位上海来的女教师专心教她。

“50年代，说‘叫关好吃’，到了70年代，转为‘老好吃’，今日，
年轻人喜说‘瞎好吃’，方言本是俚语，同英语中cool、aweson一样，
并非真的老，或是瞎，凉或是惊人，只是一种形容词。”

子盈叹道：“cool！”

老师笑了。

小

紫

荆

一年下来，她两种方言都说得很流利。

去到人挤的地方，她会说：“啊，瞎轧。”

子函看着妹妹：“你打算回去帮爸爸？”

他说一口地道美国英语，同子盈的牛津口音大异其趣。

子盈问：“你呢？”

“回去，要受管。”

“我挂念妈妈，以及家中两宝，特别是阿娥的拿手菜。”

子函拉起妹妹的辫子：“你仍无男友？”

子盈摇头。

“约会过没有？”

子盈又摇头。

“心理与生理上都没有需要？”

子盈有些许遗憾，她再一次摇头。

子函羡慕地说：“你真幸运，没有烦恼。”

子盈看着他：“是妈妈叫你来打探这些吧。”

“是，有无男生对你有兴趣？”

“一个也无。”

“妈妈有点担心。”

子盈真想即时扑到母亲怀中，她感喟说：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

子函忽然问：“妈妈可有男朋友？”

“我未见过。”



“妈真了不起，在她口中，全无怨言。”

“是，年纪越大越觉得她克制、忍耐、大量、得体，学得她一成已经够用。”

“这样忍让，她内心一定辛苦。”

“但是，总不露出来。”

复活节有一个星期假，子盈突然在家出现。

新上任的菲律宾佣人不认得她，不愿开门。

阿娥一看，惊喜交集：“子盈，你回来了。”

他们家规矩，从不叫少爷小姐，王女士说过：连荣国府里仆人都只直呼宝玉，小孩才能快长大。

一打开门，子盈发觉阿娥鬓脚全白，心里一震，拉着她手一路叫妈妈。

一进门听见细细碎碎搓麻将声，心里已经定一半。

再看见妈妈一头黑发，打扮时髦，在家也戴着金珠镶钻耳环，不禁放心。

王女士一见子盈，牌也不搓了，一手推开。

子盈索性抱紧妈妈。

王女士疑惑：“你毕业了吗？不是还有一年吗？”

其中一位阿姨笑说：“子盈真可爱。”

“子盈，这是大姆妈。”

大姆妈，即是大姨妈。

子盈招呼过。

只听得母亲又介绍：“林家姆妈、陆家姆妈。”

在沪人口中，女长辈全尊称妈妈没错。

接着，林陆两位告辞，只剩下表姨妈。

阿娥替她们换过新泡的龙井茶。

子盈知道她们有话要说，退出去梳洗。

淋完浴，擦着头发经过麻将房无意间听见她们的对话。

母亲说：“他是想在接交仪式当晚得到一张帖子。”

姨妈意外：“你还替他说情？”

母亲不出声。

“式笺，你脾气也太好了。”

“他烦过我好几次。”

“叫他死开点。”

王式笺忽然笑了。

姨妈奇问：“笑什么？”

“笑上海话尖刻，试想想，叫人家死也要死得远一点。”

“对付程柏棠这种人，刚刚好。没问题，就给他一张帖子，叫他坐第一排，若不，仿佛我王家连这点能耐都没有。”

“近日来，很多人都对王家表示极大敬畏吧。”

“是，被你猜到了。”

“好些平时不太见得到的太太，忽然都来电推举我做她们什么什么会的会长，真稀奇。”

“广东人叫这做跟红顶白。”



“未必是性尧哥选上。”

表姨妈笑：“子盈怎么忽然回家来？”

“她真还似小孩，率性而为。”

“仍然小嘛。”

“不小了，她只爱吃爱睡，单纯之极，并无七情六欲。”

“是惟一像少女的少女，”姨妈这样称赞，“别人十七八岁，已成妖精。”

子盈听到这里，笑笑，回房休息，阿娥捧来生煎馒头，她一口气吃下十个，然后倒在床上入睡。

妈妈形容得她再正确没有。

只是，一个人的喜怒又何必暴露出来，她要向妈妈学习。

本来预备吃吃睡睡，几天后回学校考毕业试，见一见母亲，偿了心愿。

但是生活中总有意外。

父亲叫她出去见面。

子盈应邀到柏棠建筑公司，只见规模不小，三四十名员工忙碌工作。

程氏迎出来：“子盈，毕业后你就是我伙伴。”

他办公桌上放着新程太太电脑处理过的照片，她有一张亮丽的瓜子脸，以及一男一女两个七八岁的小孩。

这就是她父亲的新家庭。

同样是一妻及一子一女，他觉得这一家好一点，于是遗弃了另外

一家，造成无可弥补的创伤。

这是一个奇人。

“子盈，我想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”

子盈立刻客套地婉辞：“我暂时不要男朋友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他哈哈笑，“我介绍我太太张小乔见你。”

会客室门一推开，一个精妆年轻女子推门进来。

啊，是照片里的人。

她染一绺金发，穿小腰身碧绿色金钮扣套装，同色高跟鞋手袋，大钻戒，祖母绿耳环。

子盈微微笑，春意盎然，很好呀。

她热情地走过来，握着子盈的手，行西洋礼节，碰了碰她的脸颊，揩了子盈一面孔香粉。

“子盈，总算见到你了。”像是壮志得酬的语气。

程柏棠笑不拢嘴：“一家人，一家人。”

子盈沉着的遗传这时显露无遗，她的肉身得体、礼貌、大方地坐着应酬客套，灵魂却在一边发誓，不会再踏进父亲的办公室一步。

她不要做他的一家人。

大约20分钟之后，子盈站起来告辞。

新程太太挽留她吃饭，子盈婉拒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一开，两个粉妆玉琢的孩子走进来。

一左一右围住子盈：“姐姐，你好，我们是子茵与子照。”

子盈忽然笑了。



那张小乔一直全神贯注看牢子盈，一开头只觉子盈朴素平实，毫无锋芒，十分意外，她自幼跑惯江湖，却不会因此怠慢子盈。

然后，她看到子盈展开笑容，啊，像一朵紧紧裹着的花蕾忽然绽放，子盈双眼弯弯，闪烁晶莹，露出雪白牙齿，神情松弛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

全靠小孩子打动了大孩子。

只听得她问：“你是子茵，9岁；你是子照，8岁，在哪个学校读书？”

那子茵非常伶俐：“同姐姐一样，在国际学校，成绩想学姐姐那么好。”

这些说词分明一早练习过，但一直想要弟妹的子盈才不理那么多，高兴地与他们攀谈起来。

程柏棠看了妻子一眼，意思是“捏到她的穴道了”。

张小乔没想到那么成功，推一推女儿：“同姐姐说呀。”

子盈问：“说什么？”

那小女孩与母亲一般精灵：“姐姐，下星期天请到我的生日会来。”语气诚恳。

子盈也不弱，她答：“我得回伦敦读书，下次一定到。”

子茵说：“我们来看你，我也要读建筑。”

子盈点头：“那确是很有趣的科目。”心里想，你那么聪敏，不必啦，这种专科一读六年，毕业已经老大，坐得起茧，读得发呆。

她再三说要走，父亲送她到门口。